



著作：认识自己的哲学

## 为什么要读书

在檳城菩提学校中学部讲

为什么要读书？读书有什么好处？不读书不可以吗？有些人以为愚人不识字也不是一样地可以生活吗？何必要读书！有些人感觉读书无益，大发牢骚说：「人生识字忧患始」！这不是说读书不好吗？甚至有些圣人哲人也主张「不言之教，无为之治」，主张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」，也不是在反对读书而鄙弃书本吗？我想：说人生因读书识字而有忧患，是因不善读书，没有把书]的真理去善加运用，所以读了书知识欲望增高了，不能达到这欲望时反而感到增多了忧患；主张「不言之教，无为之治」的，或说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」，把书本文字当作认识真理的障碍，这也不是反对读书，是叫人对人生真理作更高一著的领悟，要你去理会弦外之音，言外之意，不要死在古人的言句之下。这是超人一级的意趣，这种

112

意趣的初步工夫，仍然离不了文字书本；由於在文字书本下过一番苦工，然後才能产生出那更高一层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」的思想。现在我们从人的本位上说，人生应要读书求知，认识人生真理，做自己立身处世的准则，这是绝对正确的见解。现在为解答「为什么要读书」的问题，不妨略分三层来说明它：

### 一、为求真而读书

为求真而读书，也可以说是为读书而读书，这句话听来似乎有点 侷或抽象的感觉，其实想透其中的道理，读书求知的目的，不外为追求人生的真理而加以认识与选择，而这认识人生，选择真理，是人生本分上的事，为明白自己本分上的事而读书，也即是为读书而读书，才是人生读书的真理，所以说人生是为读书而读书，除此之外，为其他种种企求而读书，已离开人生之所以要读书的真谛很远了，只可以说为职业而读书，为做事而读书，或为赚钱而读书，为求名而读著……到这样的读书，已不是读书的第一义谛，不能说是为读书而读书了。

113

平常说「人为万物之灵」，孟子说「其与禽兽异者几希」，亦以人能读书识字，求知解理，明善恶，辨邪正，才显其为万物灵，与禽兽异；否则只在灵能上讲，必难显其为万物灵，与禽兽异了，因禽兽万物皆具灵能，如饥思食，渴思饮，趋吉避凶，贪生畏死，不但人如此，禽兽莫不如此。在佛教中，说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有佛性者皆可作佛，则不但人有灵，一切低等动物莫不有灵，这样，就不易分

别人禽之异点了；故需要能读书，认识真理，明是辨非，择善去恶，才见得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超越性。

真正为读书而读书的人，他认识读书的真理，在读书之外不知有其他，即是说，不夹杂其他的企求在读书]？纯粹为求知、为求真而读书，所以他的读书心境是很快乐的。如我国的颜子，真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为读书而读蓄的人。论语说：「一箪食、一瓢饮、陋巷穷居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」。西洋在亚历山大王时代，希腊有一个哲学家，读书万卷，经纶满腹，但他所过的生活，非常清苦，食的是粗蔬澹饭，穿的是粗衣敝布。亚历山大王很敬重他，时时诏书请他，也总是推辞不就。有一次国王亲自去访问他，问他为何总是不就请？他说，「你是富贵的人，我

114

是贫穷的人，所以我老是不想去你那？。王说：「错了，你通身学问，富堪敌国，怎说是贫穷的人，我才是贫穷的人哩」！在这些话？我们知道一个真正为读书读书人，他的心境是很快乐的。世间一切功名富贵的功利观念，都不把它放在心头！所谓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」，人生最宝贵的金玉，都在书]？，那就是内在的真理，不必向外驰求！所以读书识真理的人，对于人生意趣是别有领悟，自有其精神上的快乐，对世间的一切利名的追求，都已视之淡然，味同嚼蜡了。

## 二、为成材而读书

读书，为要成材。大学说：「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道」。这个道，便是人生处世、做人、做事的大道理；要学、要读书，然后才知道这道理，不学、不讲书、就不知道，也就是对人生的真理不能认识，那末即使给你活了一世，也是浑浑噩噩、糊糊涂涂的，不能将自己雕琢成一块美好的材料。因此，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把自己变成有才干、有本领，须要从读书求学问、获得知识始可。但人的性情多数是懒惰的，尤其

115

是家庭环境好的人，更不肯好好地读书。很少有人一读书就拼命用功，要把自己造成良材，多数是从缺陷不美满的环境中刻苦耐劳，努力陶铸出来的。如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，生于木栅之家，努力为学，争到议员，后来更被推选为总统，解放黑奴。假使他长大后就在大学读书，环境太好，或者不会有这样大的成就了。又如罗斯福总统，少年时患麻痹病，卧床不起，专门读书，后来学问成功，被选为总统。再如我国春秋战国时的苏秦，早年读书不很用功，无心向学，后来游说六国而不受重用，返回家门，时为兄嫂之辈所讥笑刻薄，因而发奋读书，获得渊博的学识，居然做到六国封相。又如北宋的苏老泉，到廿八岁才感到人生没有学问是不行的，发奋读书，成了一代儒宗；并且教出他的儿子苏轼和苏辙，都成了一代大家。这些人，都是从努力读书中，把自己雕琢成一块很好的材料，可以为栋为梁，支撑乾坤，睥睨宇宙。

在佛教]？，还有一位惊人的人物，就是明末清初的益大师，他年轻时多读儒书，以为自己是「大悟孔颜心法」，以儒家道统自承的人，极力反对佛教，像韩愈欧阳修之类，做过许多批评佛教、攻击佛教的文章。一次偶然读到莲池大师作的「竹窗随笔」，忽有感悟，叹为「不读此书，几

116

乎错过一生」！后来出家苦心攻读佛书，终成了佛教中一个大通家，思想深入，见解圆融，著书四十多种，在当时与莲池、紫柏、憨山称为四大师，在现在看来，也做得太虚大师思想的前导或先锋人物了。

他，亦由於读书读经，钻坚研微，苦心学习，才有这种成就。所以一个人想自己成材，还是需要读书，不读书、不充实，虽然成材亦不是完材，做起事来亦难得彻头彻尾，多数是中途退败下来了。

### 三、为致用而读书

「学以致用」，这句话是我们中国人所以要教子弟读书求学的天经地义的大道理。其实想起来亦是很对的，如果是学而无用，或学非所用，那又何必要学？但这用，应该是把自己的所学用於一切处、一切事上才对，不应专用在某一椿事上，即是为了某一椿事的实现，才去请书。这是怎说的呢？因我国人古来的观念，读书的目的，多是为做官，为求显达，所以说：「学优则仕」。或说：「天子重贤豪，文章教尔曹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」。读书照理是高尚的，并无有错，但读书只为了要做官，要

117

被天子看重，那就有点错了。过去的读书人，造成士大夫阶级的官僚气，就是这种原因；同时大家读书都为做官，那多官给人做，所以读书做不成官的人，自然是不光荣，因此读书的兴趣减低了，甚至不肯读书，不求上进，或无意上进，觉得自己没有做官的希望，於是不但没有能力读书的人不肯读书，就是有能力读书的人也懒得读书，於是大量的文盲，就从这渐渐产生了。

在现在的人看来，为学所以要致用，学了用於一切处、一切事上，即是「学优则仕」固可，同时学优则办教育、做商业、做农工、做小艺等亦无不可，因学识既丰富广博，无论甚事都容易做得好、做得精，如办教育可成为大教育家，从事商业可成为大实业家，当农工可成为农村工治建设家，做小艺亦可以成为工艺家。要把读书的范围扩大，做什工作都要读书，不是读书的目的一定要做官，或一定要教书。在日本，许多拉黄包车的，都是大学生，所以他们的国度教育程度比较高，文盲比较少，而国民性亦比较强。平常说：「良田千顷，不如薄技在身」；一个人只要一艺之长，生活的问题就容易解决。但不论怀那一技做那一行，最好都以读书为基础，有了知识学问做基础，那他不管去学那一技、那一行，

118

都容易发生力量、发生作用，助成他完成这一技这一行的成功了。

再说到学以致用，如我们现在读书，是为他日致用，即把自己的所学，小而用於家庭、大而用於社会、国家，甚至利及世界人类，对一切的人有所贡献，所谓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」。在佛教说明菩萨广学一切法门，都为的是要替众生服务，为社会、为国家、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就是菩萨的人生观，所谓「欲於诸佛称龙象，先为众生作马牛」。所以现在大家读书，亦应以菩萨为众生服务的人生观，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人生观，那就最合於为甚要读书，所以要读书的宗旨，也最合於佛教徒所以要办学校、提倡教育、劝人读书的宗旨，也即是「学以致用」的目的达到了。

119